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四回 王巡撫滅寇成功

詩曰：天心非嗜殺，小丑欲何為？
廟算無遺策，謀臣獨據奇。
兵威推細柳，逆魄殄潢池，
露布封章上，高聲奏凱詩。

卻說寧府從人回去，稟覆宸濠說，金生陡沾重疾，不能回來，留養王巡撫署內。皇上回啟，寧王拆開視之，辭意極盡恭敬，心下大喜。等至半月，金生竟無消耗，寧王甚疑，欲再差人去。謀士李士實道：「主上以金生為腹心，臣每見他長吁短歎，似有不足之意，臣料他借此為脫身之計，必不回來，此病亦詐。倘走漏消息，為禍不少，幸他在府日淺，尚未深知。即有吐露王守仁，亦在疑信之間。今當乘其無備，事貴速發，則其勢在我。兵法云：攻其無備、出其不意，正此調也！」寧王道：「然則我何？」士實道：「速傳諸將聽令，臣自有調遣。」寧王即升士實為統軍大元帥，總理各路兵馬。士實謝恩升帳，取令箭一枝，喚過游擊胡寧，督兵三千，屯於豐城，以阻上游救兵；又取令箭一枝，喚過右營游擊朱瑞，統領三千人馬，鎮守南康；令參將馬福，領兵三千，守住九江；遣副將韓原，率水師一萬，為先鋒，進攻安慶；留總兵馬玉，鎮守省城。大發精兵五萬，士實親領中軍，統舟師接應韓原，寧王自為合後。調遣已畢，各自起身前進。

且說韓原統兵直抵安慶，安慶知府張文錦和守備楊銳，文武同心，百般嚴守，攻之不克。隨後士實、寧王大隊也到，連營五十里，四面攻打。卻說王公正與金生談論寧王之事，忽探馬飛報告變，急議出師，往救安慶。遇奇道：「用兵先在乎審勢，孫子曰：知彼知己、百戰百勝。今彼勢正銳，不可急犯其鋒，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。且目今九江、南康，已為賊所據，南昌為賊之巢穴，必有重兵固守，攻之急難搖動。若急救安慶，彼必分兵死戰，安慶之兵在重圍之中，必不能出而夾攻。倘賊令南昌之兵，絕我糧道，九江、南康之兵，又合而撓我，而四方之援兵，又不能速至，則我之勢反危矣。若依愚見，不如聽其進攻安慶，久聞楊守備智勇兼全，必能善御，料賊兵急不能攻克。彼見堅城難破，不敢持久，必舍而往下。下江李巡撫文武全才，運籌籌密，諒沿江緊要之處，必有重兵守把，豈能飛渡哉！勢必遷延不進。那時我出奇兵，先克南昌，以傾其巢穴。賊聞之必回兵來援，我卻先以精兵屯於湖口，安慶知此消息，必出而擾其後，我卻邀之於前，賊必成擒矣！此孫子救韓趨魏之計也。」王公大喜道：「先生妙論，不亞孫吳，敬服，敬服！」悉如其議。不數日，探得寧王果舍安慶，統兵往下之信，王公遂密遣一將，率兵三個，疾趨豐城。於三更時分，易其旗號，詐稱寧王差回催糧之兵，賺開城門，因而取了豐城。即以大兵繼之，進圍南昌，設奇攻打。

再說寧王宸濠，見攻安慶不下，從李士實之計，留兵攻安慶，自統大隊直趨南京。前隊韓原舟至李陰河，即聞李巡撫親督大兵，屯於采石磯，又遇一路有史牌雲，朝廷差太監總兵等官，統兵十餘萬，將到南京；又調湖廣狼兵，水陸並進，俱到安慶取齊。原來此係李巡撫密發間諜、火牌，虛張聲勢，以為疑兵之計。宸濠信以為真，遲疑不進。忽又有豐城敗兵至，報稱王巡撫遣兵，賺開城門，破了豐城，九江、南康俱已攻陷，胡寧降亡，朱瑞已投降了，目今圍南昌甚急。宸濠得知此信大驚，即令回兵，解卻安慶之圍，疾赴南昌。楊銳在城上見逆兵亂動，節無紀律，知其有變，即開西門率兵駕舟掩襲，身先赴戰。韓原部將許賓挺槍來迎，戰不三合，被楊銳一槍刺下水去。韓原駕快船回身來救，未及交鋒，被楊銳一箭射中肩窩，抽兵即回，大折了一陣，楊守備追至黃石磯而返。是夜，逆兵屯於黃石磯，宸濠問此處是何地名，左右答曰：「黃石磯。」江西人黃與王同音，宸濠聽了，驚駭道：「有何美哉，我當失機於此。」令即拔營開船，天明舟抵鄱陽湖，正遇南昌敗兵云：南昌已破，眷屬盡陷，王守仁親統大兵，已抵湖口。宸濠心膽俱碎，惟哭而已。李士實道：「後有追襲之師，退既不可，惟有進兵死戰，存亡在此一舉！」即督舟前進，望見湖口戰船，如蟻而來。看看相近，只見王巡撫陣內，先鋒金節駕快船二十號，帶領精銳，望陣上殺來。兩下喊聲大舉，逆將韓原，雖昨日中了楊守備一箭，自恃驍勇，挺槍來迎，大戰良久，不分勝負。那指揮金節，是王巡撫標下第一員虎將，只因所駕小船，敵高大仰面而戰，急切難勝。此時殺得金節性起，趁著韓原一槍擱下，即撇了手中的槍，帶住韓原的槍，大喝一聲，騰身飛上賊船，掣出腰刀，韓原措手不及，被金節一劍揮為兩段。眾兵俱擁上賊船，賊兵盡皆拜降。金節復率兵殺入中軍，來擒宸濠，此時眾賊聞巢穴已破，先自喪膽，那裡還有鬥志！金節左衝右撞，如摧朽木，賊兵殺死者不計其數。李士實正在中軍船上，指揮兵將督戰，被金節一箭射下水去。宸濠見大勢已去，忙下小船，帶了親隨，思量逃脫，正遇王巡撫大隊下來，被副將詹達活捉過船，盡降其士卒，收兵班師，當時諸將各自獻俘請功。呂人表一家俱在俘中，遇奇知道，即苦懇王公道：「呂生忠義之士，素曾哭諫，逆濠不從其言，只因在其掌握，脫身無計，並非甘心從賊者。且與晚生訂交生死，素叨其恩惠，乞明公開一線之恩，釋其生命。使首歸於故土，則晚生亦沐再造之德矣！」王公道：「論國法，則叛黨無祝網之條，念私情，則又難拂先生之命，然耳目眾多，斷難明釋。他乃金指揮名下解到的，當令他縱之便了。」遂密傳金指揮進署，吩咐了。遇奇自己不便出去與人表會，將銀百兩，托金節送與他作盤費回鄉，金節自去放他，不提。王公將宸濠囚於浙省，時值朝廷差內官張永至浙，王公即以逆濠付永，再上捷音。朝廷敘其功，加封新建伯。王公未上捷音之先，以遇奇功大，欲為之題請。遇奇辭道：「晚生曾經依傍寧藩，只因為國家事，不得不發其逆謀。若因之以為功，而圖富貴，即為不義之徒，晚生斷斷不為也。」王公甚嘉其忠厚，益相敬愛，從此在署，王公日與遇奇飲酒，賦詩。

忽一日閒談之際，王公問道：「貴鄉有鄉紳富珍卿者，先生必然知道！」遇奇道：「老先生何以問及？」王公道：「是學生敝同年，且意氣相投，頗稱莫逆。可惜遭了意外之禍，遠戍邊方，止有妾生一子尚幼，相傳此子被家人拐遁，未知真偽。後來劉太監必要追究此子，連累山東撫院，也是敝同年，為此事降調了。通行嚴緝，此子終無下落，先生係同鄉，定知其詳。」遇奇歎口氣道：「晚生深切知愛，不敢不以實情相告，其實就是家岳。」王公愕然道：「是令岳麼？這又奇了！但學生頗知當年兄家事，他止有一位令愛，令坦卻姓鍾，並無第二位令愛，怎麼先生又說是他令坦？」遇奇起身作一揖，道：「晚生一向見欺，多有獲罪！晚生就是鍾奇，賤字倬然。」王公連忙答禮道：「一向失敬了，請問為何改姓更名，而得至江右？此處又該稱鍾倬然了？」倬然便將丈人寵用刁奴，賄氣出門，後在山東探信，遭沈姓欲害，虧了尚義救脫，並遇屈淵引至呂家，前後說了一遍。王公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周折，那姓沈的與先生有何仇恨？倬然道：「與之素昧平生，至今不解其故。如今帶在此這個人就是尚義，當時初到呂家不好說，所以權認主僕耳。」王公道：「不意小人中乃有此仗義之流！但可知令舅果然何在？」倬然道：「晚生離家，在家岳遭變之前，總此事一些不知。」王公道：「以故人之婿，而適成知己，正恨相逢之晚。但先生離家既久，前程必然棄了？」遇奇道：「一青衿耳，何足重輕。」王公道：「以先生之才，取功名如拾芥，幸遇學生，當助一臂。明年正值鄉試，當與先生援例北雍，〔方〕可入場，倘得著鞭，不在一□知。但劉瑾尚在，還須按金姓隱名，不可不慮。」倬然稱謝不已。